



金陵绒花



头戴簪花的游客拍照留影



体验簪花

簪花须插满头归

今生簪花，来世漂亮。“簪花”火爆出圈，成为全国各地景区、街头最热门的装扮之一。其实，簪花文化已有两千多年历史，在唐代就十分普遍，到了宋朝更是鼎盛。不仅女子爱簪花，男子簪花也有好寓意，著名的“四相簪花”典故就发生在江苏大地上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郑文静 张文颖/文 郑文静 钱念秋/摄 部分图片来自各家博物馆



《江苏文库·精华编》之《陔馀丛考》



《江苏文库·研究编》之《江苏地方文化史·扬州卷》



《江苏文库·研究编》之《江苏手工艺史》



江苏文脉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“她”爱簪花

簪花，古已有之。

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人簪花的最早记载是在汉代。汉代使臣陆贾曾两次出使南越国，并在《南越行纪》中记载：“南越之境，百花不香，惟茉莉素馨花特芳香，女子以彩线穿心，以为首饰。”意思是，那里的女子会将花朵用彩色丝线串起来，佩戴在头上作为装饰。

秦汉时期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姑娘们也爱簪花。成都博物馆展出的陶汲水俑，立姿，梳着扇形发髻，髻上簪花，左手提罐，右手握绳，脸上带着盈盈笑意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女子簪花渐成时尚。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在一首《和人渡水诗》中，描写了女子簪石榴花的情景：“婉婉新上头，渝裾(jū)出乐游。带前结香草，鬓边插石榴。”

到了唐宋，簪花进入鼎盛时期。大量描绘宫廷女性的绘画中出现了簪花行为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唐代周昉所绘的《簪花仕女图》。

明清时期的文学经典，同样借由簪花表现人物的性格和际遇。《红楼梦》中贾母见了刘姥姥就笑着喊她“过来带花儿”。刘姥姥则笑道：“我虽老了，年轻时也风流，爱个花儿粉儿的。”



扬州博物馆珍藏的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黄慎所绘的《韩魏公簪花带围图》

“他”也爱簪花

男子簪花，并不是什么稀奇事。《江苏文库·精华编》收录了清代文人赵翼的著作《陔馀丛考》，在《簪花》部分中他提到“今俗惟妇女簪花，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”。不少文人墨客都热爱簪花，证据就在他们的诗词里。

节日到了，自然要簪花庆祝。唐代诗人王维那首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佩戴茱萸和菊花，正是九月九日重阳节的习俗之一。王昌龄在重阳时节登高望远，写下“茱萸插鬓花宜寿，翡翠横钗舞作愁”；杜牧则有传世名句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”。

除了重阳节，春节、元宵、寒食这些节日，也可以簪朵花讨个彩头。南宋文人周端臣就在《寒食湖堤》写道：“画桥日晚游人醉，花插满头扶上船”。

出游也是簪花的好时机。欧阳修春天去丰乐亭郊游遇到了朋友，喝到大醉，自述“行到亭西逢太守，篮舆酩酊插花归”。苏东坡和老友一起到吉祥寺赏牡丹盛放，把鲜花插到鬓间，还要自嘲“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”。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在词中也有类似的感慨——“花向老人头上笑，羞羞，人羞花羞花羞”。写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陆游，生活中也有“儿童共道先生醉，折得黄花插满头”的闲适一面。

职场簪花有讲究

花能随便簪吗？对于宋代官员来说，这可是职场大忌。在那时，头上簪花与其说是为了美，不如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。

史料记载，簪花“推广达人”宋徽宗每次出行都“御裹小帽，簪花，乘马”，身边的宦官宫女、随从侍卫，皆赐花簪戴。宋徽宗还赐给贴身侍卫每人衣袄一领，翠叶金花一枝，让簪花成为进出宫廷的“通行证”。有这宫花锦袄者，才能自由出入大内。

官员们品级多高，看头上的花就行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皇帝御赐簪花主要有三种：大罗花以红、黄、银红三色，栾枝以杂色罗，大绢花以红、银红二色。三种花对应不同官阶：罗花以赐百官，栾枝脚监以上有之，绢花以赐将校以下。

在这么一个特殊的“职场环境”中，簪花对于宋代的士大夫也有了特别的意义，扬州就有“四相簪花”的传奇典故。

《江苏文库·研究编》之《江苏地方文化史·扬州卷》中提到，庆历五年至七年(1045—1047)，韩琦曾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。有一天，韩琦后园中有芍药“一千分四枝，枝各一花，上下红，中间黄蕊间之”，这种后人谓之“金缠腰”的奇特花色，当时扬州独此一份。韩琦请来时任大理寺评事通判的王珪、大理寺评事签判王安石，还有途经扬州的大理寺丞陈升之，一起来赏花，并将四朵花剪下来，四人各簪一枝。

颇为传奇的是，此后30年间，韩琦、陈升之、王安石、王珪分别当上了宰相。“四相簪花”的故事流传开来，《四相簪花图》也成为画家们笔下常见的作品。

簪花领域的“王者”

比起娇贵的真花，不受时令限制、保存时间长的假花，才是簪花领域真正的“王者”。

凭借能工巧匠们的手艺，用丝绸、通草、绒线等材料做成的假花，几乎能以假乱真，因此也被称为“像生花”。

这种精细活，自然少不了江南手工艺人的身影。《江苏文库·研究编》之《江苏手工艺史》提到，明代中期以后，苏州、扬州、南京所制假花已经名声在外。

清人李渔道：“近日吴门所制像生花，穷精极巧，与树头摘下者无异，纯用通草，每朵不过数文，可备月余之用。绒绢所制者，价常倍之。”

李渔笔下的通草花原料来源于通草，这种灌木内茎质地松软，纹理细腻，有可塑性，且色泽洁白，很容易吸收各种颜色。趁通草鲜时将内茎取出，剪裁成段切成片状再展平晒干，经过漂白、裱草片、染色、捏瓣、粘花、做叶子、传杆子等多道工序之后，一朵栩栩如生的假花便可以在人们发间绽放。

除了通草花，南京的“金陵绒花”也是假花中的名品。绒花谐音“荣华”，有吉祥寓意，是南京妇女逢年过节、婚嫁喜庆时必戴的首饰。金陵绒花的题材早已不局限于“花”，而是包含了鸟、兽、鱼、虫等多种形象。

根据不同场合、不同时间，南京人会佩戴不同样式的绒花，春节戴“莲(连)年有余(鱼)”“金玉(鱼)满堂(塘)”，端午戴“五毒虎”，中秋节则戴“兔子拜月”“犀牛望月”“凤头花”……满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



辽宁省博物馆藏《簪花仕女图》(局部)



扬州博物馆藏《四相簪花图》